

终极秘密悬疑小说系列
ZHONGJI MIMOXUAN YUYAO SHUOXILIE



天机古卷

纵马乾坤

兼具《鬼吹灯》的严谨和《盗墓笔记》的多彩，
创造探秘小说新巅峰！

最隐秘的职业：不为人知的皇家天机大夫。

最神奇的预测：失踪已久的单传伏羲四爻。

晓奇门遁甲，明万物天机，解亘古谜团，且看我的混子人生。

本书荣获

榕树下第六届原创文学大赛

最具畅销
价值奖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

天机古卷

纵马乾坤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 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机古卷 / 纵马乾坤著. — 南昌: 江西高校出版社,
2013.2

ISBN 978-7-5493-1762-2

I. ①天… II. ①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12920 号

天机古卷

TIANJI GUJUAN

纵马乾坤 著

责任编辑	邱建国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邮政编码	330046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编辑部电话	(0791)88595397
发行部电话	(0791)88517295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7
字 数	320 千
版 次	201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93-1762-2
定 价	29.80 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3-72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CONTENTS

引子 / 001

第一章 烟袋胡同的凶宅与燃香术
/ 003

第二章 两个“狗崽子”的“革命”情谊
/ 012

第三章 恭王府鬼事
/ 018

第四章 遭遇黄大仙
/ 025

第五章 黄大仙上身与第一次占卜
/ 041

第六章 鲁班术与第二次占卜
/ 054

第七章 五鬼夺财
/ 071

第八章 北上初遇险

/ 095

第九章 干云洞困阵

/ 112

第十章 火耗子与老鬼子

/ 127

第十一章 天机大夫王半仙

/ 147

第十二章 生魂

/ 160

第十三章 狼兄弟

/ 176

第十四章 腾格里的诅咒

/ 189

第十五章 柔福公主的七星血震

/ 209

第十六章 黑石鬼脸的法门

/ 228

第十七章 药王村的八卦阵

/ 246

引子

所谓占工，就是能够运用占卜术的人。

说起占卜术，那应该是最古老的一门学问，在史前社会就有用煅烧龟甲和兽骨使其产生裂纹，用以占卜吉凶的行为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占卜术又发展出很多分支，比如观天、卜卦、燃香等等。

占卜术不同于民间的相面算卦，它是一门追求精准的测算学，而民间的相面算卦则更像是一门心理学。虽然民间也不乏习得占卜术的能人异士，但那只是凤毛麟角罢了。

众所周知，历朝历代都有一种特殊的职业，叫占星官。他们能够运用占星术来占卜大事，以此来分析朝政，指点江山。也正是因为占星官有这么一种特殊的技能，使得他们广为人知。还有一群与占星官类似的人，他们拥有更加精准的占卜术，由皇室供养，但是他们隐藏在历史的角落里少有人知，这群人便是天机大夫。

天机大夫的占卜术源自伏羲八卦，也就是所谓的先天八卦。先天八卦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八卦有着本质区别。我们现在所说的八卦出自《易经》的记载，相传是周文王根据伏羲八卦改创而成，所以现在的八卦也叫“文王八卦”或是“后天八卦”。

传说伏羲卦象原本有先天十六卦，传到殷商时代，因先天十六卦泄露天机太多，被神明抹去了一半，只剩下了先天八卦。

相传原来的十六卦共有四爻，根据阳爻和阴爻排列而成。阴阳的变化，配合四爻的组合，排列出十六种术理，得到了十六种卦象。而先天八卦是由三爻组成，同样配合阴阳变化，排列出八种术理，得到了八种卦象。也就是说神明只

是抹去了四爻中的一爻，就使十六卦变成了八卦。

八卦中的三爻是指天、地、人，三才之数，而被抹去的第四爻想必是与三才对应的神、鬼、兽有关。但究竟是什么，现在也都无从考证了。

天机大夫就是一群能够运用伏羲八卦进行占卜的人。天机大夫虽有大夫之名，却无大夫之权，大夫只不过是个空职头衔，但他们却比占星官更受器重。他们大部分人穷尽一生来研究伏羲八卦，也试图探索第四爻的奥秘，在其他的场合则是很少露面，历史上也少有记载。

虽然先天十六卦只剩下了八卦，但是只要参透了这剩下的先天八卦，就可以占卜天、地、人三才所包含的所有事物，简单地说就是能够占卜世间万物。先天八卦在民间早已失传，这八卦的卦图和卦意历来都是由各朝的天机大夫手耳相传，所以这世上的天机大夫也就少之又少。天机大夫虽然能够占卜世间一切，洞悉万物未来，但遗憾的是，他们却不能为自己占卜。这也许就是成为一名天机大夫所要付出的代价吧。

第一章 烟袋胡同的凶宅与燃香术

所有的故事都起源于一部叫《伏羲天机卷》的古书，而这部古书的由来却还要从我的太爷爷说起。

我的太爷爷名叫祁孝直，是光绪年间祠祭署的记丞，从八品。虽然官职不大，但祠祭署的记丞是个肥差，所以当时我太爷爷家境富足衣食无忧，在他人过中年的时候，还在北京的烟袋胡同买下了一座三进大宅。

祁孝直隔壁住着一位商人，名叫徐啸元。徐啸元在大栅栏开了家布庄，虽然他的布庄没有八大祥的名气大，但也是日进斗金。

徐啸元和祁孝直既是邻居，两人脾气也相投，来往自然就比较频繁。

记丞是个闲差，祁孝直每天都有大把的闲暇时间。为了打发时间，他就时常约徐啸元一起品茶聊天或是看戏玩票，一来二去，两人就成了亲密朋友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几年之后徐啸元竟然吃了要命的官司。为了保住全家性命，徐啸元只好散尽家财，托人求情。为了帮朋友，祁孝直也是不辞辛苦地在朝廷里上下打点。最后，徐啸元满门抄斩的大罪总算改判成了全家发配，徐啸元家的三进大宅也被朝廷籍没。

发配的那天，祁孝直打点好押解的差官，又准备了酒席为徐啸元一家送行，算是尽到了朋友之谊。当他目送老友一家渐行渐远的时候，轻轻地抹了抹

湿润的眼角，才转身离去。从那以后，祁孝直每次路过徐啸元家门口时，都忍不住要长吁短叹。

再说徐啸元那座被朝廷籍没的三进大宅，没过几年就被卖给了一位名叫马景成的富商。马景成一家搬来的时候，祁孝直还特意吩咐家中的下人去隔壁帮忙，两家人为此乱哄哄地忙了一天。

当天傍晚时分，由马景成做东，在自家院中摆了几桌酒席，邀请新朋旧友前来赴宴。摆酒席的目的，一是为了结交一下烟袋胡同的新邻里，二是为了庆祝自家的乔迁之喜。祁孝直作为邻居也被请去赴宴。当他再次来到徐啸元的旧宅时，看到旧宅换了新人，不由得触景生情，又想起了老友一家，心情也就黯淡下来。他与马景成简单地寒暄了几句，又饮了两杯酒，就托词还有公事要办，辞席索然离去。

直到深夜，马景成的院中依然是灯火通明，推杯换盏之声不绝于耳。

一夜无话。

次日清晨，祁孝直去祠祭署，路过马景成家门口时，见到马景成家大门紧闭，他只道是马景成一家昨天太累了，也许还没有起床，没做多想，便径直走了。傍晚回府的时候，马景成家依然是大门紧闭，甚至门前连个下人也没有，这不由得让祁孝直心中疑惑。更奇怪的是，此后的几天马景成家也一直是这样，就连大白天里，隔壁的院内也是鸦雀无声。祁孝直心中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直到十几天以后，一股腐臭之气从隔壁院中传来，祁孝直才命下人去马景成家打探。但是下人敲了半天门，院里却无人应答。

祁孝直听完下人的回禀，又闻着隔壁强烈的腐臭之气，再联想到这几天马景成家的情形，心中已经明白了八九分，便让下人火速去顺天府报了官。

当顺天府的官差带人打开马景成家的大门时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呕吐不止。

只见院内的人个个双眼暴出，七窍流血，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。此时正值夏季，尸体早已腐烂，苍蝇与蛆虫横行其间。院内的情形就如同人间地狱一般，连见过大场面的官差也是看得头皮发麻！

连续几天的调查，顺天府的官差一点线索也没有找到，所有尸体都没有打斗的痕迹，也没有中毒的迹象，传问了祁孝直也没有得到任何线索。不过差官

们发现，那天入夜前离开的宾客全都安然无恙。而入夜后离开的宾客，到家后却都是一病不起。当官差们想要传讯那些病人的时候，这些人却像早就打好了招呼一样，死得一个不剩。马景成一家的灭门惨案，只好以“暴毙”结案。

按说事情到这里也就该结束了，哪知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：自从马景成一家离奇死亡以后，顺天府连续找了几个看守，在他家看管财物；谁知所有的看守，当天住进去几个，第二天就发现死了几个，而且死状都是双眼暴出，七窍流血，那样子和马景成一家的死状一模一样。时间一长，人们都说祁孝直隔壁的这座院子是座凶宅，再也没人敢去入住了。至于烟袋胡同，除了这里的住户，也很少有人来了，甚至连做小买卖的商贩都对这里敬而远之。

几天后，祁孝直与同僚饮酒过度，回来以后便早早睡了。当他一觉醒来已经是满天的星辰。祁孝直觉得喉咙发干，胃里翻腾，就起来喝了几口茶，又起身到院子里透透气。刚出房门，他就听到一阵嘻笑之声传来，而这声音听起来也有几分似曾相识。祁孝直顺着声音寻去，只见此时马景成家的院里灯火通明。

“隔壁又住人了？”祁孝直看见对面的灯火，心里有些好奇。他借着酒劲找来梯子，鬼使神差地爬上墙头，向马景成家的院里望去。这一看可不得了，祁孝直的酒劲立时就醒了一半！他竟然看见徐啸元正端坐在院子里，而且他的夫人和小妾也陪在两旁，此时他们的谈笑之声阵阵入耳，却又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。

“徐啸元一家回来了！”祁孝直心中惊喜万分！多年以后又见到老友的喜悦让他极度兴奋，人还站在梯子上，就忍不住向对面喊道：“啸元兄……”

这一声喊，在寂静的夜里分外响亮。话刚一出口，连祁孝直自己都被吓了一跳。院里的徐啸元却像没听见一样，只有徐啸元的小妾微笑着向他招了招手，像是要叫他过去。祁孝直见状不由得心中疑惑，就在他想要再次呼唤徐啸元的时候，自己的夫人已经来到梯子下面。

夫人睡眼惺忪地说道：“老爷，深更半夜的你在梯子上乱喊什么？”

祁孝直此时才发现自己的窘态：衣冠不整地站在梯子上，哪里还像个朝廷命官？他定了定神，带着几分兴奋对夫人说道：“徐啸元一家搬回来了！”

夫人一听脸色就有些变了，她虎着脸对祁孝直说道：“老爷您莫不是喝酒喝晕了头？徐啸元一家早就发配到关外去了，怎么还会回来？”

祁孝直见夫人不信，就在梯子上指着对面说道：“真回来了，你看那边的灯火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祁孝直的脸色就变了。隔壁院里一片漆黑，哪有什么灯火啊？瞬间祁孝直就从兴奋变成了迷茫。当他再联想到凶宅的传闻时，又从迷茫转为恐惧。

此刻，祁孝直的冷汗流了一身，酒劲也都顺着毛孔挥发了。他不明白，刚刚是自己酒后幻觉，还是真的撞了邪。没敢多想，他就随着夫人匆忙回房休息去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夫人叫祁孝直起床时，发现他脸色发青，对自己的呼唤也充耳不闻。夫人心道不好，丈夫恐怕是病了，便急忙叫下人去请郎中。连续请来了几个郎中，都没能诊断出祁孝直病因，都说祁孝直脉象平稳，不像是有病的样子。郎中们只能无奈地开了些补药，维持着祁孝直的身体。

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，祁孝直的病越来越重，从脸色发青到全身发青，眼中也血丝密布。夫人还发现，祁孝直的眼珠有些向外突出，这让她不禁联想起马景成一家的死状。

夫人看着祁孝直如今的状况，心道，也只能拿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既然郎中治不了丈夫的病，那就找偏门治吧。夫人把府里的家丁全都支使出去，见到算命先生、风水先生、神汉、巫婆，就都往家里拉，让他们给祁孝直看病。这些人却没一个敢来。他们行走江湖，骗骗普通百姓还可以，祁孝直可是朝廷命官，治好了还好说，万一治出人命来，那可是大罪，哪个不要命的敢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来赚这钱？

又是几天过去，祁孝直已经是气若游丝了，两只眼珠高高地突出眼眶，鼻孔和耳朵还时不时地流出些带着恶臭的污血。夫人把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了，哀痛之余，也只好让下人开始准备丈夫的后事。

这几天，亲朋好友知道了祁孝直的状况，纷纷前来探望，夫人也只好垂泪接待。这天晌午又来了一个人，这人名叫罗术鸣，是翰林院的典簿，也是从八品。他与祁孝直是同年中的进士，有同年之谊。

罗术鸣与夫人寒暄过后，来到祁孝直的床前。他见此时的祁孝直已是如同死人一般，出气多进气少，眉头一皱，便向夫人问询起祁孝直患病的原因。

夫人闻言又是两眼垂泪，抱着一丝希望哽咽着把事情的经过和盘托出，并补充道：“两年前就听说徐啸元一家在发配途中染了瘟疫，已经横死在关外。我家夫君与徐啸元交情甚厚，我知道此事之后，怕夫君伤心，便严令下人不得对夫君提起此事。哪知那晚我家夫君竟说见到了徐啸元一家！从此便一病不起了。”

罗术鸣了解到郎中都对祁孝直的病束手无策后，又摸了摸祁孝直的脉象，对夫人淡然说道：“下官略懂奇门之术，待我卜算一下，看看能否找到孝直兄的病因。”说完就吩咐下人去准备香炉和檀香。

夫人从罗术鸣的话中听出了一线希望，不由得心头一喜。

片刻，香炉和檀香已经拿进了屋。罗术鸣问清祁孝直的生辰八字后，点燃整把檀香，插入香炉之中。

只见那把檀香发出“滋滋”的声音，燃起一尺多高的火苗，顷刻间就燃烧殆尽了。怪异的是，整把檀香中只有一根檀香没有烧完，仍然冒着淡淡的青烟。罗术鸣看罢，闭上双眼，用拇指在几个手指肚上掐了几下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夫人仔细听着罗术鸣的话，却没有明白其中的含义。

罗术鸣睁开眼后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脸上也泛起自信之色，说道：“夫人请放心吧，下官可以医好孝直兄的病。您只要叫个胆大的下人，去隔壁的后院，正房正门，向前走十步，然后挖地三尺三寸，把挖到的东西拿回来就行了。”

夫人见罗术鸣竟然能够救自己的丈夫，立时喜上眉梢，马上让下人祁春儿直接翻墙去了隔壁。

一炷香的时间，祁春儿就回来复命了。骇人的是，祁春儿的手里还拿着一根用油纸包裹着的断指！

夫人看后吓得脸色蜡黄。罗术鸣却是非常平静，他告诉夫人：把断指带出府去，找个清静的地方烧掉就可以了，自己三日之后，再来看望孝直兄。说完便起身告辞。

夫命关天，送走罗术鸣以后，夫人便立刻吩咐祁春儿赶快去烧掉断指。

一切都办妥了。当天傍晚，祁孝直的病就有了起色，他身上的青色开始渐渐消退，鼻孔和耳朵也不再淌血。第二天，祁孝直本来血红的双眼也恢复了正常。第三天一早，他竟然完全好了，而且与原来一般无二，就像从没生过病一

样。

祁孝直在感叹大难不死的同时，也非常感激罗术鸣的救命之恩。不过他到现在也不明白罗术鸣是怎么救的自己，更是对自己的病与断指之间的关系一头雾水。

快到晌午时分，下人禀报，罗术鸣前来探望。祁孝直与夫人一起出门迎接恩公。几句寒暄之后，祁孝直便吩咐下人去准备酒菜。酒席间祁孝直向罗术鸣问起了心中的疑惑，关于燃香、断指和自己之间的关系。罗术鸣微微一笑后便如实作答。

罗术鸣原本就是一名占工，在他考中进士之前，就已经是一名燃香术士了。

燃香术士是一种奇门异士，他们能够通过残香的形状来进行占卜。

那天罗术鸣通过燃香，卜算出祁孝直中的是震物的咒术，而那震物正是埋在徐啸元家后院的断指。

北方的震物相当于南方巫术中的巫毒，是一种诅咒的媒介，大多数的震物是安放在被诅咒者的家中或是家的周围，通过震物散发出的怨念来施展咒术。北方的咒术有很多种，由于震物的区别和下咒的不同，被施咒人的情况也有所不同。

罗术鸣卜算出震物断指的位置，再命人挖出震物燃掉，诅咒的媒介被毁了，祁孝直身上的咒术自然也就解了。

罗术鸣的解释让祁孝直心惊肉跳，他木讷的脸上不断抽搐。关于震物的传说，他听过很多，但他没想到第一次见识就差点要了自己的性命。只是他还是不明白，自己一向与人为善，是什么人用如此恶毒的咒术来加害自己？当他定了定神，再次问向罗术鸣时，罗术鸣告诉祁孝直，他中的是一种古老的咒术，名叫“随鬼入墓”。下震物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徐啸元的小妾。她料定他们全家发配之后，官府肯定会来接管他们的房子，在临行的时候，她就咬断了自己的小指，埋在了后院，以此来诅咒所有霸占她家房产的人。

这种咒术只有在晚上才起作用，越是临近子时，咒术的威力也就越大。以前的马景成一家，和去他家赴宴的宾客，以及后来顺天府派来的看守，正是中了徐啸元小妾的“随鬼入墓”才伤了性命。马景成设宴的当天，祁孝直因为睹物

思人，无心饮酒，在入夜前就告辞离开了，这才躲过了一劫。至于后来见到徐啸元一家的晚上，祁孝直只是站在梯子上，上半身进了徐啸元家的院子，下半身却还在自家院中的梯子上，所以“随鬼入墓”的咒术并没有完全发挥在他身上，这才让祁孝直多撑了几天。不过他的状况和马景成设宴的那天入夜后离开的宾客一样，如果没有罗术鸣的及时相救，恐怕终究也难逃一死。

祁孝直听完之后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当他回想起送别徐啸元一家时，徐啸元的小妾当时左手的确被白布包裹着，不禁恍然大悟。

这件事情过后，由于罗术鸣是翰林院的典簿，名义是做学问的人，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燃香术士的事情，以免落个不务正业的名声，祁孝直便从没向朝中的同僚提过这件事。有人问起时，便说是一位游历的郎中治好了自己的病。

为了感谢罗术鸣的救命之恩，见罗术鸣膝下无子，他便让自己十五岁的儿子祁仁厚，也就是我的爷爷，认罗术鸣为义父。从此两家结成了干亲，关系十分要好。

几年之后，罗术鸣突然辞官回乡。祁孝直带着全家送别恩公的时候，问其原因。罗术鸣把祁孝直拉至一旁，小声地告诉他，大清朝的气数已经尽了，自己为了保命，这才辞官回乡。同时他也劝祁孝直，最好尽快离开北京。

祁孝直知道罗术鸣燃香占卜术的厉害，见他这么说，当然深信不疑。但他所有的家业都在北京，想要离开，却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走的。他只好先送别了罗术鸣，对于辞官离京的事，日后再做打算。

罗术鸣在临行之时，拿出了一部残破的古书送给祁仁厚，并告诉他这本书名叫《伏羲天机卷》，是另一门占卜术的秘籍。能够学会《伏羲天机卷》的人，叫做天机大夫。天机大夫和燃香术士、占星官同属一类人，但天机大夫存在的时间更加久远。相传天机大夫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炎黄的神话时期，而且历朝历代的朝廷里也都有天机大夫的身影，只是他们不为人知罢了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大清朝却没有天机大夫存在。

然后罗术鸣又讲起了这部《伏羲天机卷》的由来：有一次，罗术鸣在翰林院整理文献的时候，偶然在书架后的一个暗格里，发现了这部残破的《伏羲天机卷》，他查了翰林院的目录，并没有这本书的记录，于是就把它偷偷带出了翰林

院。通过书中的记载，罗术鸣了解到了天机大夫的存在，这使他更加对这本书视如珍宝。无奈自己已经成了燃香术的门人，想要再学《伏羲天机卷》里的占卜术，心里难免有些顾虑，于是他就把这本书收藏起来，打算日后传给自己的儿子。

一直到现在，罗术鸣还是膝下无子，这次离京返乡之后，他还不知道与义子祁仁厚何时才能相见。于是就索性把这本《伏羲天机卷》留给祁仁厚，当作纪念。

罗术鸣说完，又从怀中掏出了八张骨牌和一件骨镯。这八张骨牌比牛牌小了几分，牌身上也没有普通牛牌上的圆点，只有正反一黑一白的两种颜色。那件骨镯则是通体白色，上面有一条蛇形带爪的花纹，蛇身的四只爪子上抓着四颗明珠。他告诉祁仁厚，这两件东西都是他发现《伏羲天机卷》时，与这本书放在一起的。至于骨牌的用途，应该是占卜用的器具，而骨镯可能就是天机大夫身份的象征。

他把这两样东西交到祁仁厚的手上。最后又让祁仁厚切记，如果想学习《伏羲天机卷》里的占卜术，先要知道，每个参透占卜之术的人都有各自的天命，而且学会占卜之术的人也并不是无所不知。据他所知，有两种人不能占卜：

第一种，因为自己有天命在身，所以不能占卜自己的命运。

第二种，不能占卜同样有天命在身的人。这些人虽然万中无一，但也总是有的。

祁仁厚听完，拜谢了义父，就与父亲祁孝直一同送别了罗术鸣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这次和义父离别之后就再也没有相见之日了。

送别罗术鸣不久，祁孝直也开始准备离京了，他一边清理家产，一边向朝廷递上辞呈。那时正是光绪二十五年秋，离光绪皇帝祭祖的时日已经不远，祁孝直这个祠祭署记丞的辞呈一直没有获批，离京的事就被一拖再拖。这一拖，就拖到了光绪二十六年。

这一年，北京城先是闹起了义和团，后来又来了八国联军，整个北京城被闹得乌烟瘴气。

祁孝直先是被义和团当成了二毛子，差点让人点了天灯，后来万贯家财又被八国联军抢夺一空。他因此气得大口吐血，没几天就一命归天了。

自从祁孝直死后，他们的家境就开始迅速衰落。没有了俸禄也没有了积蓄，祁仁厚办完父亲的后事就遣散了下人，守着母亲辛苦度日。到了慈禧归天之时，祁仁厚的家境已经是家徒四壁，能典当的东西都当光了。为了活命，祁仁厚开始以替人代写家信和状纸为生，不过他的生意也是非常惨淡，有时甚至连续几天娘俩连一顿饱饭都混不上。

屋漏又逢连夜雨，没过多久祁仁厚的母亲又患了场大病。他们现在连饭都快吃不上了，哪来的钱看病？最后祁仁厚一咬牙，把自家的那三进大宅卖了。他先是换了银子治好了母亲的病，又买了处小四合院安家。而这座四合院就是后来我家的老房。

民国八年的时候，祁仁厚的母亲托媒婆给儿子说了门亲事。娶进门的儿媳妇赵氏就是我的奶奶。

两年之后赵氏生了个儿子，起名祁义方，这就是我的父亲。祁义方从小聪明过人，八岁时上了新学堂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，他正好考入北京的一所师范学校。毕业后祁义方就在北京的某中学当了教书先生。

抗日战争一下就打了八年，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，祁义方的奶奶饿死了。1949年解放以后，祁义方的母亲又病故了。于是，他只能与父亲相依为命。

这十几年的战乱和家中的变故，把祁义方的婚事给耽误了，一直到了1955年，祁义方当上了中学的校长，才由组织介绍了婚。

我出生的那年是1959年，父亲祁义方已经38岁了，他给我起名叫祁天下。

父亲酷爱文献史籍、诗词歌赋，所以他一直想把我培养成才华横溢、腹有乾坤的人，单从我的名字就能看出父亲对我寄予的厚望。他要是知道我后来干的那些事，估计当时就会把我掐死了。

第二章 两个“狗崽子”的“革命”情谊

幼年的记忆在我印象里很模糊，只记得家境比较宽裕，父亲又是中年得子，对我非常疼爱，这让我在一段日子里，过得无忧无虑。

三岁那年，父亲就开始教我认字了，他做了很多一寸见方的纸片，每张纸上写一个汉字。他把这些纸片贴在墙上，每天晚上都要教我认几个汉字，这和我上学以后语文成绩非常好有着直接的关系。我记得，那段时间父亲一见到我都是笑呵呵的。不久之后的一天，当我第一次读出连贯的一句话时，却是让他吃惊不小。

那是个标语满天飞的年代，我家院子的围墙上就贴着一张红纸上写着“收复台湾”四个墨笔大字的标语。我识字以后，有一次爷爷带着我在门口玩，他指着这张标语问我：“这四个字念什么呀？”

我瞪着小眼睛，辨认了一会，就大声念道：“光复大陆！”

当我说完这四个字时，把爷爷吓出了一身冷汗！他蹿过来捂住了我的嘴，就把我抱进院子去了。

那个时代敢说出这四个字来，就可以直接把你定性成“现行反革命”。当爷爷把这件事跟我父母说起时，他们也吓得不轻。我父亲跑到门外看了看标语，才发现“收复台湾”四个字的下面，不知道是哪个孙子又用铅笔写了“光复大